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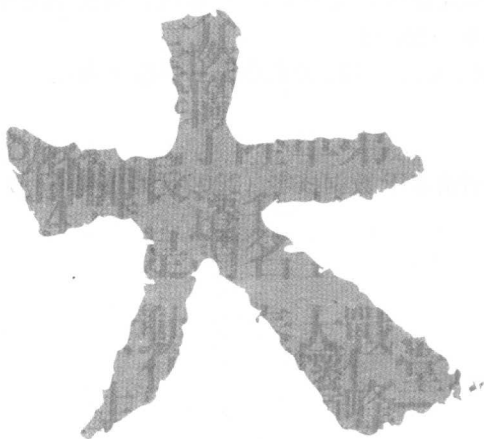
宋平◎著

东北王 中华王 天下英雄谁敌手

张作霖秘传

御人术 御兵术 霸业雄图付空烟

重庆出版社

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张作霖秘传

宋平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王——张作霖秘传 / 宋平著. 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
ISBN 7-5366-7206-3

I. 大... II. 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4847 号

大王——张作霖秘传

DAWANG——ZHANG ZUOLIN MIZHUAN

作 者: 宋 平

责任编辑: 吴向阳 汪熙坤

特约编辑: 代媛媛

文字编辑: 王 威

封面设计: 80 零·小贾

监 印: 赵 宁

出版发行: 重庆出版社

社 址: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89 千字

印 张: 23.75

印 次: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366-7206-3/K · 398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第 一 章	初生牛犊·····	1
第 二 章	艰难时世·····	17
第 三 章	洞房花烛·····	29
第 四 章	虎口逃生·····	44
第 五 章	大难不死·····	60
第 六 章	招安大计·····	69
第 七 章	左右逢源·····	84
第 八 章	死里逃生·····	106
第 九 章	风雨欲来·····	123
第 十 章	智取奉天·····	139
第 十 一 章	取悦袁氏·····	155
第 十 二 章	大乱将起·····	172
第 十 三 章	拥兵自重·····	184
第 十 四 章	川岛芳子·····	196
第 十 五 章	前尘旧事·····	207
第 十 六 章	赵氏之死·····	219
第 十 七 章	奉人治奉·····	230
第 十 八 章	东北王·····	243
第 十 九 章	三顾茅庐·····	253
第 二 十 章	玉麟兵变·····	262
第 二 十 一 章	见贤思齐·····	276
第 二 十 二 章	直奉大战·····	292
第 二 十 三 章	入主中原·····	304
第 二 十 四 章	弭平叛乱·····	324
第 二 十 五 章	田中奏折·····	338
第 二 十 六 章	霸业成空·····	357



Contents 目录



第一章 初生牛犊

公元1894年，清朝光绪二十年。

东北奉天府黑山县二道沟镇。

今几个日头好得出奇，镇上临街靠店铺山墙搭建的一面遮阳篷，篷下置一木桌。一群人围着桌子在押着骰子宝赌钱，当地人管这种赌场叫“宝篷”。庄家摇着宝盒，喊着：“押了，押了！开啦，开啦！”

赌客们喝五吆六，喊大叫小。

庄家对面桌旁坐着个20来岁小伙子，个头不高，面目白净，闷头不响地看着桌面，似呆似痴，好像蔫了一般。这个不走运的后生名叫张作霖，小名张老疙瘩、小三儿。

庄家道：“咳！张老疙瘩，你押不押呀？不押躲开那疙瘩。”

张作霖侧了身子，不做声。

又重新开了一局。

庄家又催促他：“喂！张老疙瘩，没钱押了赶紧躲开这疙瘩——说你哪，听见没有？”

赌客跟着起哄：“没钱押了麻溜走，躲了！走！”

走呀！”

张作霖猛站起来，将左腿踩在板凳上，捋起裤腿，从腰间抽出一把七寸长的尖刀，从自己腿肚上割下一片肉，摔在赌桌上。

众赌客目瞪口呆。张作霖大喝一声：“押大！”

庄家道：“你这，这……顶钱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不顶钱，赢了你拿去，输了你割块肉赔我。开！”

赌客们纷纷收起钱欲走，张作霖将尖刀甩剁在赌桌上，喝道：“把钱搁那儿！妈拉巴的？赢了就走？没这规矩！”

一个赌客看上去已经吓傻了，嚅嚅道：“我就赢了这点，我赢了5块，这是我的本儿……”

赌桌上那块人肉旁边堆放了许多铜钱。

日头下去了，天色将晚。

张作霖微跛着腿走进了一个有三间瓦房的院子。院内立有兽医桩子，桩子上拴着一匹马。他的继父——被他称为“李叔”的李兽医正和来求医的马主人给马灌药，但此马性烈，摇头摆尾，灌不进去药。

李兽医看见张作霖进了院子，忙喊：“作霖，帮个手，这牲口……”

张作霖上前，将右手伸向马的前腿腋下，一把掐住马的一块肌肉上的神经。马立即安静下来。他又用左手将漏斗伸入马嘴，李兽医将药灌入马嘴。

好一会，马儿消停下来，马主人便问：“我这马咋的啦？啥病啊？”

张作霖淡淡地说：“饿水了。”又用责备的语气问：“干完活咋不遛好了再饮呢？”马主人一颗心顿时提到嗓子眼上，道：“你说的是，都怪我没照顾好——你看，能好不？”

张作霖斜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好好遛遛，等能吃食儿了再干活。”

忙完了，天也黑了，马主人牵着马走了，张作霖进屋内直奔柜橱，拿酒葫芦往嘴里倒酒。他母亲忙从炕上下地：“咋又一宿不着家？先别喝酒，我把饭菜给你热热。”

张作霖将嘴里的酒喷吐到用破布包着的腿肚的刀口上，他咬牙忍痛。

张母道：“腿咋的啦？让妈瞧瞧。”

张作霖放下裤脚，嘿嘿一声，平静地说：“没咋的，蹭破点皮儿。”他见母亲要点灶炕火，又说，“妈，我吃过饭了。”

张母看着张作霖走动一拐一拐的样子，心里一阵发酸发苦。她把孩子

拉扯大实在不易，而这个三小子张作霖整日地不务正业，实在不叫人省心。

张作霖的先祖张永贵是直隶人，跑到东北关外，从事农业开垦。到了祖父张发，家境富有殷实，广有田产，称“素封”。所谓素封，就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地，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的人家。张发有4个儿子，其第3个儿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，名叫张有财，张发死后，张有财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。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先是开了一家杂货铺，几乎赚不了什么钱。后来，杂货铺倒闭了，他又不愿意干活，整天赌博瞎混，因此欠了人家许多赌债，被仇家的债主害死。那年，张作霖才13岁。

张有财死后，家庭生活更加困难，无奈之下，张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镇安县（黑山县）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娘家。张母在别人的撮合下，改嫁了李兽医。

张作霖倒在炕上，张母忙拿小棉被给他盖上。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话：“小三呀，不是妈说你，你这见天跑赌场可不中啊！别忘了你爹就是跑赌场给人害死的。再说你李叔一个人忙这营生也忙活不过来呀。这回你老妹出门子，给老杨家的嫁妆，又花了不少钱，你李叔……”

李兽医进了屋时听到张母后面两句话，露出不耐烦的神色。但是，到底叹了口气，接口说：“你别叨咕这些了，虽说孩子不是我亲生的，该花的我就得花，可该说的我也得说。要说作霖这孩子，脑瓜子那是真够灵的，心眼也好使，又念过几天书，悟性好，在治马、相马上不在我之下了。要能靠排儿跟我干活，出不了两年，咱准是镇子上的富户。可要照这样下去……”

张作霖猛起身下地，往地上重重吐了一口痰，披上衣裳往外走去。

张母追着自己的儿子到院门，道：“小三，小三，你李叔说的在理儿，你可不兴生他的气啊。”

张作霖没好气道：“我谁的气也不生，我生我自个儿的气。”

张母不安地问：“跟自个儿生啥气呀？”

张作霖嚷了一句：“我没出息！一辈子就伺候牲口啦！”

张母道：“那你还要干啥？”

张作霖大声喊了一声：“我要当官，我要发财！”

张母一愣，摇头叹气：“小三呀，认命吧，怪你没投生到有钱有势的人家。你爹没了，妈带着你们兄妹3个都没法活呀。要不妈能又走道吗？出一家门再进一家门，难哪！只盼着把你们3个拉扯大了，能挣饭吃就中了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妈，我总觉得我能干点啥。老是这样我不甘心，我能叫你老享上福。”

张母：“唉！妈啥都不想了。妈走了这一步，死了都进不了你们老张家的祖坟了，还想啥呀。”

张作霖掏出一把铜钱放在张母手中，跛着腿走上大车道，走到远处回头望望张母，又决然回头便走。张母手捧铜钱望着远去的儿子，知道儿子要出远门了，怔怔地站了半晌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
张作霖在路上也不知道走了几日，其实，他心里也并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。他正疲惫地在大车道上张望着，身后跑来一辆马车，张作霖朝赶车人招手：“大哥，捎个脚。”

赶车人勒住马，让车慢下来，问道：“上来吧，要上哪儿去呀？”

张作霖说他想去营口，又客气地问赶车人：“家在哪疙瘩？”赶车人扬起鞭子，道：“高坎镇的，离营口不远，30多里地。”

高坎镇是辽河下游较大的集镇，眼目所见，到处是卵石垒墙，碎石铺路，镇子前临河滩，背衬青山，镇上有三四十家商号，煞是热闹。

张作霖从大车上下来，跟赶车人道谢后，向街道走去。他举目无亲，又饥渴又疲惫。他走到饭馆门前，摸遍口袋一文钱也没有。

突然，街上的行人纷纷奔跑起来，各店铺紧忙关门闭户。

张作霖鼓起勇气走到饭铺前，想赊欠一碗饭，却被伙计推开。伙计神色张皇地嚷嚷：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”

碰了壁的张作霖拖着脚在街上走着，这时街上已没有了行人，店铺都已关门。整个集镇死一般寂静。最后他饿得走不动了，坐在一家门口的地上。这时这家的门开了一道缝，一个50多岁的大娘招手叫他进屋。

张作霖张大眼睛道：“大娘，你老叫我？”

大娘伸手使劲把张作霖拉进屋里。

张作霖进到屋内，他恭恭敬敬问了大娘的姓字，才知道大娘姓孙。孙

大娘道：“你没见街上没人啦，你还待在街上，不要命了？”

张作霖不解道：“大娘，这镇上咋的啦？出了啥事啦？”

孙大娘透着窗户的小缝惊慌地看着外头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海沙子要进街了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海沙子是啥玩意儿？”

孙大娘道：“红胡子呗！——你不是本地人吧，到这疙瘩干啥来了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大娘真厉害，我是黑山县的，上营口去，路过这儿想打个尖，又碰上闹胡子了。大娘，你老有啥吃的？我打昨天就……啥食都没进肚哪，我得跟您老要碗饭吃……”

孙大娘同情地看着他，点头说：“你上炕等着。出门在外真不容易呀，可没啥好吃的啊。”

孙大娘去灶上做饭，街上传来马蹄声。张作霖从着窗户的小缝向外张望。

马蹄声来得好快，两个挎火铳大刀的人骑马出现，然后又消失在张作霖的视线之外。张作霖转过头，孙大娘端来小米饭、大酱、大葱和熬白菜。

张作霖感激得差点掉下眼泪，好几天没吃上这么好的饭食了。

他边吃饭边与大娘唠嗑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刚才过去的两个骑马挎枪的，他们是干啥的？”孙大娘道：“那是打前站的探子，待会儿大队胡子就该进街了，家家又要倒霉了。”

张作霖：“咋的？这儿的胡子挨家抢？”孙大娘叹气道：“都不用挨家抢，有钱有势的大户把胡子接进街，跟胡子讲好多少过路钱，这钱由全镇各家摊，买卖多的多摊。我们这小户型人家回回少说也得摊一吊钱，谁家不给就带胡子到谁家去抢东西。”

张作霖扒完一碗饭，呆呆地想一会，又问：“这过路钱要是跟胡子讲不好哪？再说，抢也是抢大户才有玩意儿可抢啊。”

孙大娘道：“是啊，要不大户咋乐意接胡子啊。有的胡子也祸害穷人家，说了归齐，穷人日子不好过啊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对呀！穷就真没法儿活啊！”

孙大娘摇摇头：“哎呀！这过路钱咋整呢。”

张作霖正琢磨这件事时，街上传来人马走动声。张、孙两人爬窗张望。

只见这会儿大街上出现了20多个土匪——10来个骑马的，其余步行，多数执火铳和大刀，有个土匪肩挎毛瑟步枪，骑枣红马。这是张作霖第一次看到毛瑟步枪，注目了好一会儿，转过头，问孙大娘：“这个是海沙子？”

孙大娘道：“是他，说是可邪乎啦！枪打得准，一枪能打下天上3只鸟。”

张作霖和孙大娘两人说话的这会儿，高坎镇街上“聚发合”当铺门前拴着土匪的10来匹马，20几个土匪在门前有的端枪巡视，有的坐地休息。

当铺客厅里海沙子正和当地两大财主于二和于六谈判过路钱。当铺账房先生拿账本陪着。

于二道：“大当家的上回来高坎，是在正月十六吧？啊？六弟？是吧？正月十六，今个是五月初三，3个多月，日子不长，挺快啊？”

于六看着海沙子的脸色不见阴阳，嚅嚅道：“是有点快了。”

海沙子捧起茶杯，呵呵大笑，道：“河东这地界，是我海沙子的，咋的？我到哪疙瘩还叫你给我定日子啊？”

于二道：“这么唠嗑就唠散了。这高坎镇只要我于二在，你老啥时来都中。只是这天数少点，这过路钱……”

海沙子放下手中茶杯：“还是老规矩，天数少，可我弟兄多了，钱少了分不过来非闹事不可！”

于二咬了咬牙：“那……六弟，就照老规矩？”

于六作难道：“我那家当铺，叫你挤兑黄了，我现在是一家买卖也没了。我得少摊点了。”

于二道：“可这高坎镇顶数你的地多啊，这常言说得好哇，当官的钱一溜烟，买卖钱怕算盘，这庄稼钱是万万年，你挣钱是最坐实了。”

于六道：“再坐实一年只长一茬庄稼，常言也说，好汉不挣有数的钱，我没法跟二哥你比。”

海沙子不耐烦了，拍了一下桌子，道：“可你于六爷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，岁数比你闺女还小吧？老夫少妻，你可得看住了！别叫我那帮弟兄给拐跑了！哈……我说于二爷，麻溜点儿中不？等天黑了，我这帮弟兄要闹出事来，我可管不了。”

于二连声道：“这就办，这就办。”他叫过账房先生，低头吩咐：“叫更官上街敲锣，通告全镇，天黑前要把钱交齐了。”

孙大娘翻箱倒柜，哭丧着脸到处找钱，耳边听到街上传来锣声和更官的喊声，脸色发白。

更官清着嗓子喊道：“各家都到当铺交过路钱了！交钱免祸啊！别等天黑了！”喊完一句，便重重地敲一下锣。

孙大娘咬了咬牙，从衣箱里头提出一件棉衣，只是到底舍不得，提在眼前放不下。张作霖道：“大娘，你老把棉袄交了，天冷了穿啥？”

孙大娘道：“过哪河脱哪鞋了。我儿子出外干活去了。他是石匠，挣回钱了再做，挣不着钱再说。这棉袄还没上过身哪，说不定还当不了一吊钱哪，一到这时候，老于家当铺就压价。”

张作霖趁孙大娘包棉袄时，拿起饭桌上一个用铜子铜过的饭碗，使劲摔在地上。

张作霖道：“哎呀！我想把桌子拣了，把碗给打了，这咋整？”说着这话，一边忙蹲下拣了一把小碎碗碴子，塞在大衣里头。

孙大娘道：“那是个破碗，你拣那破碗碴子干啥？我得赶紧去，别把红胡子招家来，你在炕上倒一会儿，今个不想走就住下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我跟你老去看看热闹。”

孙大娘脸上露出慈爱的目光，点了点头：“看看中，可别瞎嘞嘞啊。”

高坎镇“聚发合”当铺门前交钱的人已排成队，账房先生拿名册记录。百姓们有交银钱首饰的，也有拿衣物的，还有拿锡蜡台、铜盆、鸡、猪……海沙子和于二、于六站在门前观看。

海沙子道：“于二爷，你瞧瞧，我给你带来的生意多兴旺啊！”

于二道：“这场面再大，我也赚不着，顶多少搭点。”

于六侧目，鼻尖轻轻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孙大娘排上队，张作霖跟在她后头。突然，张作霖走到海沙子的坐骑枣红马前，围着马转圈看。

土匪二当家的端枪过来朝张作霖喊道：“你干啥？躲远点！再不走我崩了你！”

张作霖赔着笑脸，道：“你老别发火，我只是看看，这马真是太好了！少见哪！”

二当家道：“少见也不叫你看，躲远点！滚！”

张作霖连声答应：“中，中，我走。”转身却故意大声说，“好马呀！真是太可惜了啦！”

二当家阴沉着脸，喝道：“你站住！你说啥？”

张作霖打自己的脸，赔罪不已：“我啥也没说，我走，我走……”

二当家道：“没说？啥叫可惜了啦？啊？不叫你看，你咒我的马是不？你是欠揍哇！过来两人，给我狠揍他！”

二当家一挥手，过来两土匪揪住了张作霖衣领，正欲开打，海沙子、于二、于六闻声赶来。海沙子瞪了二当家一眼，道：“咋的啦？啥事？”

二当家道：“这小子老在枣红马这疙瘩惹摸，我撵他走，他不走，还说三七疙瘩话给我听，我不揍他还留着他？！”

海沙子转头看了张作霖一眼，见这后生长相挺精神，脸上虽然赔着笑，却并不真的惧怕。心下暗暗称奇，倒是一个好小子，口上只问：“他说啥疙瘩话了？”

二当家道：“他说枣红马真是少见的好马，就是可惜了啦，他这明明是在咒枣红马要死嘛。”说完，见海沙子阴着脸面，忙立刻打自己嘴巴：“呸！我这臭嘴。”

海沙子转头问于二，道：“这小子干啥的？”

于二道：“不认得，转问于六，你认得不？”

于六道：“我不认得，像是外地来的。”

海沙子用马鞭指着张作霖，道：“臭小子，你是哪来的？上这疙瘩干啥来了？说！”

张作霖道：“我是上营口，路过这疙瘩来看看我干娘。”

于二问：“谁是你干娘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就街前面老孙太太，我跟他儿子孙石匠是拜把兄弟。”

海沙子问于二，道：“有这家人吗？”

于六忙道：“有，我认得孙石匠，给我干过活。”

海沙子上下打量张作霖，面带疑色，道：“看啥干娘？我看你是官府的探子！你看干娘惹摸我的马干啥？说！”

张作霖倒退一步，走到海沙子的马旁，说：“当家的，你要这么的，那我可得说清楚了。我是河西兽医李先生的徒弟，上营口买药去。俗话说学啥悟啥，干啥吆喝啥，好喝酒的不进茶坊，干治马相马这行的人见着这么好的枣红马，就稀罕，就由不得多看几眼，就这么着。啥探子啊？我连官府大门朝哪开都找不着。”

海沙子“咦”的一声，感兴趣地问：“你是兽医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啊，我姓张，是河西李先生的徒弟，不信你打听啊。”

于六点了点头：“河西李先生那是有名的兽医，倒是听过这个人。”

海沙子瞪了瞪于六，“哼”的一声，于六忙转过头，海沙子对张作霖道：“你是有名的兽医的徒弟，这么说你看出我这马要死了？”

张作霖“嘿嘿”一声，道：“我可没这么说。”

海沙子道：“那你说这马可惜了是啥意思？说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算我说错了话，就算我看走眼了行不？可这话我已经说出去了，也收不回来了，要杀要刚就任凭你了。”

一旁的二当家耐不住了，道：“呀呵，熊样！你还叫上号了！我崩了你咋的！”

海沙子推开二当家的，看了张作霖好一会儿。这不明意义的一瞅，令众人都感到空气凝固了。半晌，海沙子点点头：“行，你是条光棍！我就乐意跟你这样的人交朋友。今个咱们都是走到这疙瘩碰上的，也算是有缘啊！你是兽医，那就给我这马看看病，你说中不？”

于六偷偷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回过头，道：“小兄弟，大当家的都这么说了，你就别拿着捏着了。你要瞧出这马有病，能把这马救治了，大当家的亏不了你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要是信得着我，我得摸摸这马的肚子。”

二当家道：“不行，这马不让生人靠前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那就没招了，给人瞧病也得号号脉吧。”

海沙子对二当家道：“你牵缰绳我抱脖子——摸吧。”

张作霖在马周围，转来转去，趁着众人目光看不到的地方，从大衣里头摸出一把刚才在孙大娘家打烂的碗碴子，在低身摸马肚子的时候，把破碗碴子塞进马肚带里。

张作霖又回到众人前，咳嗽一声，道：“我看这马是料喂得太多，草吃得太少。”

二当家道：“废话！你知道这叫啥马？这叫钻天燕！是我大哥的宝贝！不多喂好料，还尽喂草哇？”

海沙子拦住二当家的话头，道：“住嘴！听你白乎呀？”

二当家讪讪地退到一旁，看得出他已迁怒于张作霖，目露凶光地看着张作霖。

张作霖声音有些发飘，心里暗暗告诫自己要沉住气，他徐徐地说：“再好的东西吃多了也要命，人参是好玩意儿，你吃二斤立马鼻口穿血。马是

吃草的物，料得搭配好了喂。长年累月多喂料，这马就容易得一种病。”

海沙子道：“啥病？”

张作霖看见海沙子脸色和缓，心中也稳当了：“结症。富贵病来着，就是草吃的少了，肠子里头油挂得太多，屎尿走动不畅，肠子就好结瘤子。马跑着跑着，肠子一下就断了，这马倒地就死了。”

二当家“咦”的一声，露出不信的神情，道：“啊？这么邪乎？可这枣红马就膘肥点，跑得可是好好的呀。”

海沙子道：“是啊，你这么摸一摸，就说我这马得了结症，这话咋能叫人信？”

张作霖喊了声“找啊”又道：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啊！这病一天得这么一点儿，谁也不觉，等攒到时候了，想治，黄花菜都凉了，我看这马肚子痛得没法骑了。”

二当家“呸”地一声，脸上却是将信将疑的表情：“尽瞎白乎！大当家的骑这马从小高力房一气儿跑到这疙瘩，100 多里地。咋不能骑？”

张作霖一拍大腿：“跑了100 多里地？跑完了就拴在这疙瘩？！也没好好遛遛？我说呢！这马可不能骑了。”

海沙子一把拉过马缰绳：“我就骑给你看！要是真不能骑了，我就服你。要是能骑能跑，你今天可走不了啦。”

海沙子脚刚踩马蹬，由于碗碴子扎马的肚皮，痛得马竖起前腿，将海沙子摔在地上。海沙子不服气，又两次想上马可都没上去。

张作霖忙凑上前，要伸手拉起海沙子，到底不敢，只说：“再骑就要了这马的命了！”

海沙子自己拍拍屁股，站了起来，道：“张先生，这马还有救吗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这马真是命大，赶巧碰上我了，这有药铺吗？”

于二连忙插话：“斜对门就是我的药铺，我带你抓药去。”

张作霖走了几步，又回头关照了一句：“别叫这马走动啊！”

张作霖与于二奔向药铺，排队交钱的孙大娘由于站得较远，听不见张作霖这边说什么，只见张作霖等走进药铺。

张作霖在药铺里，他拽开好几个药抽屉，装出费劲找药的样子——其实他只抓了一把甘草和一把巴豆放到衣袋里。

张作霖和于二从药铺出来回到枣红马跟前。他手捧着药喂马，一边喊，拿点水来。心中却是乐开花，因为甘草是甜的，巴豆是香的，枣红马

很快就把药吃了。

张作霖又拉着马，就近水槽饮了点水，转头：“这马吃了药得赶紧遛，谁跟我遛马？”

二当家自动请缨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我去。”

海沙子点了点头，嘱咐了一句：“别走远了，盯住那小子！”

二当家一拍挎着的枪，一脸的不屑：“我怕他？”

张作霖与二当家牵马朝街外走去。

高坎镇街外道上，张作霖与二当家在遛马。由于碗碴子扎马肚皮，马每走一步，肚皮就一哆嗦。

二当家便道：“这马肚子咋直哆嗦呢？你不是给吃错药了啦？这马要是死了我就崩了你！”

张作霖摸着马背子，道：“马肚子痛能不哆嗦吗。这样，你抱住马脖子，我慢慢地把鞍子卸下来，马痛就能轻点。”

二当家抱住马脖子就看不见张作霖干啥。张作霖卸下马鞍，将马肚带里的碗碴子抖落在地上用脚踩进土里。

张作霖对二当家道：“这马鞍子你扛着，这马遛到能拉出屎了，你就备上鞍子骑吧。我回去再给这马备点药。”

张作霖往街里走，二当家背着马鞍遛马，头上直冒汗。

张作霖走向“聚发合”当铺前，孙大娘已交了棉袄。张作霖道：“大娘，交上了？”

孙大娘道：“棉袄顶上钱了，这心也落了地儿了。走，回家，我给你做饭吃去。”

孙大娘拉着张作霖欲走，海沙子奔了过来，道：“你站住！给我站住，等枣红马回来再走！”

这时，一阵马蹄声传来，二当家骑枣红马一溜烟尘跑到当铺门前。

二当家喜滋滋地道：“大当家的，枣红马好了！拉了老鼻子屎了！跑得贼快！”又转头问张作霖，“还用吃药不？”

张作霖道：“不用了。往后记住少喂点料，这人吃得太胖不也是跑不动吗？”

海沙子从收钱物的大筐里抓出两串铜钱递给张作霖：“给！要嫌少——”他转身指着大筐：“你随便拿！”

张作霖拎着两串钱走到大筐前，众土匪都羡慕地看着他。殊不料，张作霖没有取别的财物，只是从筐内拿出了孙大娘的棉袄，与孙大娘一起走了。

张作霖和孙大娘回到孙大娘家。孙大娘从兜里掏出几个铜板子儿，道：“这棉袄我收下，这钱你在路上当盘缠。”

张作霖把钱推回去，道：“大娘，我是给你老的饭钱。”

孙大娘道：“你说啥哪？路过谁家吃顿饭，还要人家钱！你别寒碜我了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相报。你老知道漂母给韩信饭吃的事不？”

孙大娘听张作霖说话中带着典故，不由得有些迷糊：“听蹦蹦戏唱过。”

张作霖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你老就是我的漂母。”

这时门外有人喊：“老孙大嫂在家吗？”

孙大娘从窗看，道了声：“呦！是于六，他咋上家来了？”

孙大娘忙从炕上下地时，于六已进屋。孙大娘道：“于六爷，真是贵客，快上炕，炕头不埋汰——你老有啥事啊？”

于六道：“我是来找张兽医的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找我？啥事啊？”

于六道：“才刚你给海沙子治马，手到病除。看来你的医术可不在河西李先生之下了。”

张作霖道：“那你就过奖了。”

于六道：“还在李先生那疙瘩当徒弟哪？”

张作霖点头。

于六拍了拍张作霖的肩膀，以示亲昵，道：“浪费你这人才了！为啥不自个出来立个兽医桩子？”

张作霖低头道：“想是想自个干，可没有本钱呀。”

于六摆了摆手，道：“高坎镇这疙瘩还没有兽医桩子，你老弟要是乐意在这儿干，这本钱我出了。我还不叫你吃劳金，挣的钱三七劈账。”

张作霖张大嘴巴，作出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：“我这可是碰上贵人……”

于六的家在高坎镇东边，是座有门楼的砖瓦房四合院，房梁下吊着

红薯干、棒子，庭院收拾得很干净，一看，就知道是有会过日子的人在当家。

于六把张作霖带进正房堂屋内，朝着里屋喊：“二兰子，来客啦！”

里屋出来一个人，唇红齿白眼波媚，正是于六新娶的老婆二兰子，人是极美貌，只是眉高眼吊，显见是个泼辣的主。只听着二兰子问：“谁来了？”

于六拉过张作霖，介绍道：“这位是河西有名的兽医张先生，我请张先生来是跟我合伙开兽医桩子的。这是我屋里的。”

张作霖低头，喊了声：“大婶。”

二兰子听到张作霖叫自己大婶，差点乐出声来。于六道：“你去整点好饭菜——先沏壶茶来。”二兰子正待欲走，于六想了想，又说：“你再去找咱家的佃户，叫他们出四个人到老当铺干活。”

二兰子眉毛横了起来，道：“你这是咋的啦？我劈成两半，也忙活不过来呀！”

于六无可奈何地摆摆手：“好吧！好吧！你张罗饭吧，我叫老更官去找佃户。”于六看着二兰子去了厨房，重重叹上一口气，转头向张作霖道：“我先前开的当铺，叫于二给挤兑黄了。”

张作霖问：“咋挤兑黄的？”

于六道：“他财大气粗，收东西抬价，我干不过他。等我黄了，他成了蝎子巴巴独一份，又狠压价，他还是我没出五服的哥哥哪。这回咱在老当铺立兽医桩子，叫他于二看咱们赚钱眼红！我到街上找更官说句话就回来。你先坐着。”

于六走到院子朝厨房喊道：“二兰子，赶紧整饭！”

张作霖在大堂坐了一会儿，有些无聊，站起身来，这边瞅瞅，那边看看，听见脚步声响，忙又坐回刚才的位置。

来的却是二兰子，只见她端着茶壶进堂屋，上下打量张作霖的长相。张作霖到底是初出道后生家，面皮薄，招架不住，只用脚来回蹭地面。

二兰子嘻嘻笑道：“张先生请喝茶。”

张作霖伸出手局促地说道：“我自个儿倒，自个儿倒。”

二兰子拂开张作霖的手，笑道：“往后在一块儿做买卖，你可别见外，缺啥少啥就到家里来拿，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就拿来我给你做。这家里上